

武功縣志卷之二

田賦志第四

起用一凡字
中用二增字
末用一計字
遂成妙文

志田用順筆
寺戶口用逆
筆三視字甚
妙此對山獨
得之法也

夏秋賦與總
數不合

洪武二十四年田凡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釐永樂
十年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弘治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
十畝一分正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
分七釐

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回二萬七千四百三十
有一視弘治十五年戶增二十一口增二百五十七視永
樂十年戶增二百八口增九千八百五十四視洪武二十
四年戶增二百九十五口增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民戶

武功縣志卷之三

七十七軍戶九百一十九匠戶三十三名尉力
士戶五厨戶一打捕陰陽醫戶各二樂戶九

賦弘治已上不論論今所賦者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

八斗二升九合九勺一抄七撮該夏七千七百二石三斗

八升三合九勺八抄七撮秋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四斗四

升五合九勺三抄綿布一千三百五十四二丈四尺有桑

七千二百八十株該絲綿二百三十九斤三兩五錢課程

鈔商稅九千四百貫三百文酒課三百七十貫四百文水

磨課六百九十一貫水磨與其戶今亡六七十年而課鈔

猶存乃繼徵之其里人人不能自備田賦庸調又安能他

及此此積弊深遠民由之而不知者也

當日站戶之苦如此則請之惻然

正賦之外有驢馬牛站五年一易易者又五年已又代之五年之內諸丁賦歲調力役事無一免焉故站戶多至流移豪右者或據其業為已有不然即張大聲執流移者懼自恐為遠道之也故益抵僻壤有終其身不能問墳墓識田廬者矣

丁賦有戶口食鹽鈔八萬九千三百一十六貫實折銀三釐計二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柏子仁五十斤貝母七斤石膏二斤菖蒲五斤瓜蔓根七斤金銀花四斤共折銀七兩綿羯羊十隻十兩又有軍器銀四兩布價銀六兩通計二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八釐而其餘歲調不與焉

武功縣志卷之三

二

對山文人也而於官吏民情洞悉如此文則古趣洋溢率其筆性而已非摹擬史漢者所能到也

賦役之事往予不可曉也自所及見者其紛紜謬亂何可勝道予竊傷之焉長吏乍服官政平居未嘗規識民隱一旦據案執筆老書點算反覆相幻則不勝其煩懣至有舉手以付者矣豪民巧為規避交倚貴重買官鬻吏無所不至戶以已為昂而已反趨低故低者益昂昂者益低愚民輾轉相慕至以為能不如如此不可以自快也此其敝豈一日之漸哉

只用數虛字運化許多物名舉重若輕能令極尋常之物皆成極雅極妙之文

物產五穀皆美種而瓜果蔬菜亦嘉木宜桑柘榆柳椿檉桐栢楸梓白楊竹藥稱芫花小蘗甘遂地黃半夏香附草前益母薄荷烏獸惟所恒畜亦有狐兔鸛鵲鳩隼鶉雁燕

此種筆意從
史遷貨殖傳
得來最能醫
俗讀者宜悟
入也不解此
法落筆即為

兔園冊子
論東南蠶織
利病洞達筆
更卷

明以前官師
人物傳多就
歷代史書節
錄亦有野史
舊志者非
對山手筆故
畧為註之不
評論文法亦
不加圈

文水唐書作
汶水

雀然在在有之非特產也地東南大官木綿桑故蠶織之
業廣焉然多為細人覬覦營利故其人反貧甚至寒不得
衣繼緒諺曰物豐于所聚利竭于所產豈不誠然乎

別錄曰芎藭
生武功川谷

官師志第五

韋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
歲飢維均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右庶子與宋之間同
時

維安陸人司庫員外郎知人子遷戶部郎中善
裁割時員外宋之間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王令賓王自

武功縣志卷之三

三

陳所能不答歷為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辟掌書奏
不應調長安簿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裴行儉字守約
聞喜人善知人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鷲天寶末為武功丞
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後又至御史中丞有
罪貶賓化尉死

李澄并州文水人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會母喪免自武
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累官京兆尹祿山陷東京蔣清嘗
之贈司徒諡忠懿

澄音呈 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澄坐府中御史中丞
盧奕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

非蔣清
言澄也

薛播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贈本部尚書

張著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尋為武功尉治有政績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柳州臨武令尋移江

陵掾京兆府司錄參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出為虔州刺史與韓退之同時終河南令

陳南仲潁川人貞元十八年為武功丞邑人宜之號為簡靖

姚合硤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

武功縣志卷之三

四

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合有武功縣居詩三十首宋張及王頤為

令皆繼刻石置縣署中縣居詩其二縣去京城遠為官與

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思嵇叔夜不擬作詩題其二方拙天然性為官是事疎唯尋向山路不寄入城書因病多

收藥綠溪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其三微官如馬足祗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簿書銷眼力

孟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其四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消醉臥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連蝶至買石

得雲鏡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其五曉鐘驚睡覺是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閑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

還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其六性疎常愛臥親故笑悠悠縱出多攜枕因衙始畏頭上山方覺老過寺暫忘愁三

考千餘日低腰不擬休其七客至皆相笑詩書滿臥床愛閑求病假因醉弃官方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自嫌多

檢束不似舊來狂其八一日看除日終年損道心山宜衝雪上詩好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琴只都隨分遇

齊魯孫
之第三子

更思一作更
師

連蝶一作兼
蝶

荒城他本作
荒人誤縣一
作岫

已是錯彌深其九隣里皆相愛門開數見過秋涼送客遠
夜靜詠詩多就架題書目尋欄記藥窠到官無別事種得
滿庭莎其十窮達天應與人間事莫論微官從似客遠縣
豈勝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唯寫五千
言其十一縣僻仍牢落遊人到便回路當遠地去村入郭
門來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開可曾衙小吏恐為踏青苔
其十二自下青山路三年着綠衣官卑食肉借才短事人
非野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其
十三日出方能起庭前看種莎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
岐路荒城少烟霞遠縣多同官數相引下馬上西坡其十
四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憂
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其十五
誰念東山路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臥
誰知呼閉書不着行人開長檢束與此豈相當其十六朝
朝眉不展冬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逼城秋澄照
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簿籍
誰能問風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錢還往嫌詩
僻親情恠酒頭謀身須上計終久是歸日其十八閉門風
雨裏落葉與堦齊野客嫌孤小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
尋藥得詩題誰更能驅馬開行祇杖藜其十九腥羶都不

武功縣志卷之三

五

初月他本作

詩月誤

原日他本作

原日謬

食稱稱覺神清夜犬因風吹隣雞帶雨鳴守官常臥病學
道別稱名少有洞中路誰能引我行其二十宦名渾不計
酒熟日開封晴月消燈色寒天拙筆鋒驚禽時並起閑客
數相逢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其二十二假日多無事
誰知我獨忙移山入縣宅種竹土城牆驚蝶遺花藥遊蜂
帶蜜香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其二十三門外青山路
因循自不歸養閒宜縣僻說品喜官微淨愛山僧飯閑披
野客衣唯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其二十三一官無眼目
愁悶欲何如掃舍驚巢燕尋方落壁魚從僧乞淨水憑客
報開書白髮誰能鑷年來四十餘其二十四朝朝門不開
長似在山時賓旅抽書讀兒童斫竹騎久貧還易老多病
懶能醫道女應相恠休官日已遲其二十五戚戚常無思
循資格上官閑人得事晚常骨覓仙難愁臥疑身病貧居
覺道寬新詩久不寫自算少人看其二十六謾作容身計
今知拙有餘青山迎驛使白髮憶山居道友憐蔬食史人
嫌草書須為長久事歸去自耕鋤其二十七王印三年坐
山家百事休焚香開勅庫踏月上城樓飲酒多成病吟詩
易長愁慙慙問漁者暫借手中釣其二十八長憶青山下
深居遂性情壻堦溪石淨燒竹竈煙輕點筆圖雲勢蹕琴
學鳥聲今朝知縣印憂裏百憂生其二十九百知狂僻性

吏事固相疎抵是看山立無因出縣居印朱沾墨硯戶籍
雜經書月俸尋常請無妨乏斗儲其三十作吏無能事爲
文舊致功詩標八病外心樂百憂中拜別登朝客歸依鍊
藥翁不知還徑內誰與此心同又有遊春詩十二首皆作
射時詩也其二正月一日後尋春更不眠自知還近僻衆
說過如願看水寧依路登山欲到天悠悠芳思起多是晚
風前其二昇官常少事僻縣又無城未曉衙寒起迎春怨
病行樹枝風掉軟裝甲士浮輕好箇林間鵲今朝足喜聲
其三詩酒相牽引朝朝思不窮苔痕雪水裏春色竹烟中
迎雨綠池草催花倚樹風盡非名利事愛此少人同其四
塵中主印吏誰遣有高情越暖簷前坐尋芳樹底行土融
疑野色水敗滿池聲漸覺春相泥朝來睡不輕其五疎頑
無異事嗜則但添年舊歷藏深篋新衣薄絮綿暖風渾酒
色晴日暢深房寺裏花枝淨山中水色高嶺雲輕似絮新
足豈更覺深房寺裏花枝淨山中水色高嶺雲輕似絮新
草細如毛併起詩人思還應費筆毫其七悠悠小縣吏顛
顛入新年遠思遺詩惱閑情被酒牽戀花林下飲愛草野
中眠疎懶今成性誰人肯更憐其八處處春光遍遊人亦
不稀向陽傾冷酒看影試新衣嫩樹行移長幽禽語旋飛
同來皆去盡衝夜獨吟歸其九朝朝看春色春色似相憐

武功縣志卷之三

六

酒醒鶯啼裏詩成蝶舞前摘花盈手露折竹滿庭煙親故
多相笑踈狂似少年其十一與官還不惡行止得逍遙晴野
花侵路春暖水上橋塵埃生暖色菜草長新苗看却煙光
散狂風處處飄其十二身被春光引經時更不歸嚼花香
滿口畫竹粉沾衣弄日鶯狂語迎風蝶倒飛自知疎懶性
得事亦應稀其十二曉脫青衫出閑行氣味長一瓶春酒
色數頃野花香朝客聞應羨山僧見亦狂不將童僕去恐
謂損風光書縣丞舊廳宮殿半山上人家向下居古蹟眠
易覺老吏語多虛雨水澆荒竹溪沙擁廢渠聖朝收外府
皆是九天除縣中秋宿鼓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露垂庭
際草螢照竹間禽棋罷嫌無月眠遲
聽盡棋邊知未離此時復更相尋

張及舉進士爲殿中丞祥符八年出爲武功令有政績

喜文學及慕姚武功之爲人於是刻姚武功縣居諸詩四
十餘首于石

种世衡洛陽人放兒子也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丞第天聖

放字名逸隱
洛陽自稱

中知武功天性嚴明政令皆緣人情本土俗凡所行先與民約度其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爲便已也乃更求民所疾苦與祛洗之夏人犯邊自新平以下時被屠掠民洶洶莫能自保或欲避南山巖僻中世衛集僚佐父老告曰

所以敢凌我者徒以民未習戰騎射儉寡爾顧關中人何有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弟可教者數千人置標的與子弟約束騎射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中錢孔者以錢予之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四十人中錢孔再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當時稱武功人無弗善射者世衛之所教也初武功人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世衛

武功縣志卷之三

七

曰官慢令易信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請易之有所呼集但以片紙榜其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卽持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猶傳之後置制環慶鄜延邊事皆有奇績官止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使羌人朝夕哭臨者數日清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王顛爲大理丞治平中遷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良績以縣故有姚武功詩刻久且蝕矣迺更以五體書刻而識之高士徹開封人爲令有治績遷監察御史後復貶知縣事已而復遷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蘭谿人擢進士初為涇陽主簿遷知武功百姓親
之後遷監察御史至戶部侍郎

錢秉淮陽人知武功愛民慎罰民畏之如神明私無敢犯
令者三年卒于官

李宗大梁人舉進士為鄆簿歷岐山武功令所至有政聲
後知慶陽卒

趙茂曾洛陽人先為壽春令建中靖國元年知京兆府孫
覽奏更武功崇寧二年春始至官用法平恕三年治成百
姓咸服

孟通陽翟人以仁厚治縣號為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

武功縣志卷之三

官署學校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唯恐有不悅也官至諫
議大夫

劉幹汝陽人大觀四年知武功臨政不苟行已治事以身
為先時民感焉詳見游靖碑

張山甫偃師人熙寧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簿萬年程
伯淳簿鄆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張子厚善故武
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元王君志失其名世祖至元中為武功令建置廟學工欲
成擢行臺掾去

桂淵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

庭字公揆
子門人

以以前職官
大勇有知縣
用按有狀都
督一聞竟成
奇格

各將知縣二
十七人總叙
亦是與前代
職官分別處
法本史記皆
有傳
列二十七人
事具穿插廻
環分合伏露

之法可作一
大傳讀
能令人稱其
惠亦賢矣
忘而不忘是
虛寫法然亦
非不能忘者

迴顧天然
有平政只是
不作意
將嚴公以下
五人總一筆
用嚴公贊蘇
公即出蘇公
顧嚴公法妙

與有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詔統鳳陽軍萬餘人屯戍關內而居控于武功。號令嚴明士毋敢易服。口問俗廣教民忻忻興禮讓焉。學校城郭皆所議置。旋師之日父老送者以數萬計。民至於今猶稱之曰耿三官人云。終都督僉事。滄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予得載之焉。

知縣自建置初至撰志時得之于故志及父老所談說與所身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稍列其行事。嚴祀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然官署學校與壇墠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革之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其志矣。

武功縣志卷之三

賴禮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

宮廷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事實今忘之矣。終九年無細過去。

曹俊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宮亦九年去。

蘇孝澗池人正統時除有平政于民民德之嚴公以後凡言知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謹享無小大無敢忽。即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今可以附見其微細。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

事涉誕而文
獨佳

民不耐煩官
却耐煩故事
無留滯

仁厚有禮四
字擴而充之
即古之循吏
也

民心易感如
此

三人合傳又
迴顧劉公以
上七人
無惡聲亦難

治尚整肅非
有德者不能
政無冗是知
大體者

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闈以
二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已而李紀張翹得後果二子得
舉

闈音鳩拈闈闈
取也內與納同

寇如圭官賓人性剛毅明辯迎事而決無有留滯嘗曰細
民何可令耐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之

劉志河內人為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民服其
教毋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靈湫身在禱之或以山
多陰氣恐其羸億冒寒別有他咎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
晴至各沾足其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

武功縣志卷之三

十

萬計見雨來則爭以雨具投公公麾去曰此神貺我民者
我何可褻易不敬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孺哭逐扳號者不
可勝數語曰民可以誠動不可以詐劫其言豈不足信哉

李圭江西人

張英沁水人

孟暎大名人士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聲云

邊鐸藁城人善罵諤威儀以賊罷去

諤與鮮
魁同

劉錫臨山人美儀字治尚整肅民敬畏之

高璩繁峙人爽慨明允政無冗焉

精粹語請者
當熟玩之

言行相顧君
子也

將成化時十
二人總下斷
語正是顧瞻
前後處

張宓內鄉人。成化中除為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民畏之。猶鬼神嘗曰。守令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事神不能蠲繁職業。雖誠然猶慢也。夫刑罰以禁姦止邪。或加諸無辜。則何以訓。方來故其行事皆於言毋少戾矣。予少時聞長老談述張公之事。則私自識記。為政有綱紀文章。若張公其庶幾乎哉。後乃以誹罷去。至今咸以為寬。成化時知縣能顯名久遠者。顧獨有張公。
成化時知縣謂寇如圭至王翼十二人
劉翼介休人。朴魯無威儀。乃為百姓侮。成蠱腫亟歸。則死諸塗中。

武功縣志卷之三

處盜賊不得
不嚴

尊禮士大夫
正是以禮自

陳潤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數民初亦易之。然能先人急難。仗義有口。成化甲辰歲大饑。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豪桀。垂涕告曰。潤雖不才。尚賴倉有餘粟。可以活父老子弟。今悉去。將安舍之。况父老素無資蓄。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邱乎。於是發倉賑焉。士大夫百姓賴以活者萬計。而其家實不肯私內一錢。是時盜賊恣橫。屬豪傑者四捕之。雖束薪立磔。諸市由是比縣亦無盜矣。乃言怒亡常遇士大夫。或尊禮已甚。即又嫚罵無忌。已即又佯若未罵者。故士大夫多不直云。官至應天府推官。
主翼遼東人。成化末除寬。易善諱。如遇士大夫必尊禮之。

焦上村逆旅主人陰殺旅人匿其貨置屍遍滿數井翼悉發治之時以爲能。

知政要矣

王琰祥符人。即治二年除目盲不能任事。居兩年以憂去。宋學通字文淵。永川人。即治四年除善治。威儀與人接言笑一無所苟。左右雖久侍莫能揣摩。意向性獨潔。謹守畏法令。嘗曰。政在去其所害。而與其所利。爾他皆細故。雖多毋足校也。於是極意砥礪。至里老書算。與諸在官人。終其官莫得民杯酒者矣。諸賦役事期在均平。或百方籌計。善奸極巧之人。毋能肆其貨緣。呼集公事。簡約省易。止責諸直年餘。盡燕坐亡擾。地里遠近皆有定約。故卒亡後期者。

武功縣志卷之二

十一

盡職不爲與譽所易是有定見者

石者之言

又喜勸勵學校。日自督責諸生。諸生即有所毀譽。心不以易也。曰。我職蓋若此。后穆祠綠野書院。皆所創建。民歡忻向工。若赴綯塗。居九年以誣罷去。人莫不冤之。然益可以證其行事矣。潞西子曰。予爲生員時。宋侯執守莊嚴。蓋凜不可易云。有貴勢者得罪人之略。以宋侯與善也。托解之焉。侯卒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旦夕。倘弗利柰何。侯曰。彼良善無辜而死。覲有以雪之。今予明知其事。又苟且弗決。是上負邦典。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貸。後所以成是誣者。此貴勢陰爲之爾。宋侯去後。遺法故行。中才之吏取而行之。亡弗效者。至正德十二年始盡變。

瞻插第二十六人無痕

無有矣。語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守之爲艱。豈不誠然乎。

能近人情者，即良吏也。

忽將第二十五人預透一筆不測。

有主意固好，視公私何如耳。

党茂，沂州人。弘治十二年除。性淳篤質直而善緘默。御史治民不責於人情之外，事完令行而已。中更剛正，不畏強禦。譽來不喜，謗至不怒。有長者之道焉。當路者以爲才劣於縣，改渭源檄至。慨然委任。以去人至今稱其賢。茂後九年而有濮劉氏益表表然長者也。

歐陽讓，吉水人。弘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有所施行，惟所私計。計定，即羣呼噪於前，佯唯唯耳。卒不以易也。事小大多寡，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敏慧，給辨莫能窺識所。

武功縣志卷之三

指。故吏皆殊窮浸潤者，終其官雜費無紀實，不能夠致一錢。嘗自言曰：已既不能廉，又使人分害下民，此何爲者。去之日，民亦無有怨者。

王志遠，州人。弘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遷金州知州。

好賢樂士，其人之賢可知。

谷鍾仁，字壽卿，臨潁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大炫耀。凡所施設，惟恐人弗駭異也。中顧好賢樂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然。其意翛然，非筐篋刀筆所拘繫也。再踰年以憂去。

崑傑，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丞遷。未幾以病罷去。

如此存心不
枉讀了民之
父母一句

民不可先事
久勞此語確
不可易

劉紹字繼芳。漢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書手作
弊。紹發治之。踰月書手死。其家人誣以爲杖死也。昇其屍
來請金爲葬。察佐怒欲治之。紹不肯曰。人死杖木之下者
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爲民父母。何忍其死無葬也。於是
以金予之。哀矜惻怛。猶數月未平也。紹在官當塗者。威禮
重已甚。而居已治民。乃一切以長厚臨事。又能鎮靜罔躁。
壬申癸酉之際。蜀漢有警。西征將士供億不可勝元。他縣
皆先期飭備。人不堪命。而至多弗稱。紹待其至。始徐爲之。
民不知勞。而士皆稱足。曰。民不可先事。久勞人情。勞久則
避。故弗能爲用也。與人無間言。接士大夫。恭而有禮。公私
宴會。輒引飲不辭。卽甚醉。益從容不放。閒居未嘗出一妄
言。十二年以病告歸。小大一誠。終始無媿。古稱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蓋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不
形。雖故稱長厚者。亦未能或之先也。

武功縣志卷之三

古

孫昌字啓宗。陝州弘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憂。報至
卽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告巡撫公。巡撫
公乃移檄縣吏約爲治行典史張進者。陰狡無狀人也。適
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若予典史治吾事。吾亡行之日
也。於是索其派戶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由是益不直
昌。或怨言矣。進又妄把持昌。至指爲陳闕。不得行。士大夫

以理喻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貞貧蹇屯乏之際誠已難居者哉

馮瑋字玉仲遂寧人正德十三年除

縣丞有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邱

劉琮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信終九年去

而彥士能禁輯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機辯人咸畏

之雖廉介不足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去欽繼之

能道說法令有犯者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景鈞

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簿遷

典史有董英常泰郭自經董廣劉英張儀張進董英沁人

武功縣志卷之三

有才畧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毋敢後也董廣藁城人

與宋侯同時宋侯恒用之二董之後畧無足觀者張儀儀

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及語百姓則曰吾

為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即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

嘗使我父子橫死同日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祗候

儀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突入儀寢兵以

為同事者俄傳儀子死兵亟持鎖者內無有也乃儀亦

暴死日中張進固安人科索歲無虛日民不能堪也乃益

恣肆不悛至長吏不敢制或有所不稱數持刃擊令丞戶

竟狼百種罵令丞夜以繼日毋有倦也孫昌為令時進以

筆法何等簡淨

縣丞十一人
傳典史七人
一傳得體

事雖不經亦足示戒若庸手為之則可哂矣

私賊舉發已逃去一年及覘知定安乃復來昌君其通久且貧委曲與收俸治事及昌憂去乃更以虛妄把持昌明年御史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惡甚不少也顧其報獨淺於儀何哉

早起即是學亦即是教無少怠是學到自然處也

勤以教人可謂能盡其職

教諭有謝茂實富順人性嚴重不苟為笑語日雞鳴而起寒暑風雨無少怠是時士習尚俠重武後則多畏憚不敢肆矣

揚春安岳人勤以教人而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無異存日

王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然善忌多疑所私比者往往陰

武功縣志卷之三

中人過失交即以為謗已輒慢罵無已以此士多不直或怨憾矣

獨易之只是無所求於彼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暇日陳潤知縣時有所會集僚佐及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雲獨易之陳亦不以為慢已也九年致仕而去

論說終日無倦是講學

劉相成都人性樂易有容喜論說終日千萬言無倦也又克勤善教士多愛之後累遷唐府右長吏

曹山字東陽蜀榮縣人性敏易有學善問辯理道教人懇

懇亟亟惟恐弗皆賢也當是時士習尚漸實不浮靡放恣矣曹先生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遠故士益趨於學浩浩

教人惟恐弗皆賢此賢者之心也

遼庵楊公一清也王公聖鳳號虎谷山西和順人

此嚴師也可法

去後百年尚能令人思之如在其善教為何如

能約束諸生可以徵所學矣

文傑號桂窩少保貞吉祖

恣縱者非真楚二物不能化也認真

子莫之能禦也。滄西子曰。曹先生時。余正為生員。親被其教。其同時有趙先生。為訓導。遼庵虎谷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遭際。已過盛矣。故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

俞鼎字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亡犯所令。至號整齊。六年遷。鑑安知縣。有政績。尋改咸寧。再遷甘肅。行太僕寺丞。

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盛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田禮。曲新一子。皆有令名。其萊蕪人張顯。孟人張憲。泌陽人魯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

武功縣志卷之三

故無能述焉

金鼎字大器。榆次人。願貌偉容。博學善辯。以條理約束諸生。故諸生毋敢違者。日坐齋室。心休休焉。弗知其界官矣。趙文傑字士英。內江人。性直遂。罔計而甘貧嗜學。寒暑顛沛不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教。乃殫盡心力。敢後者。則痛撻之。諸生方喜恣縱自得。故亦多私怨。謾趙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其怨。謾已。顧督責益嚴。時遼庵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士就學者日廣。方遴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以趙先生掌綠野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趨向於學焉。滄西子曰。昔余為諸生時。趙先生顧

始煩之而終心服焉此其所以爲對山歟

志於教諭訓導以先生稱者三人曹先生山趙先生文傑陳先生厚也

獨愛余特厚爲責索。余時視科舉績學。若秋毫浮烟。以趙先生爲厲已也。或數梗之。趙先生乃遂讐視余。而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余之恢廓也。顧予卒戾其指意。今夷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恒觀。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不回。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謂矣。後趙先生遷雲夢。知縣有悍民。趙先生力窺徙之。後竟以其黨所陷。罷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

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贍可師也。故諸生咸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延鳳。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威。蔚州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錦。榮河人。

武功縣志卷之三

醫雖小道。然有足觀者。其表表然顯名于時。若扁鵲。倉公。列諸遷史。况郡縣乎。今得其二人。附官師之末。楊珣。長安人。以名醫召入太醫院。授武功醫學訓科。診治殊驗。所著有傷寒撮要。針灸詳說。行於世。康佐。余從祖也。以醫推擇爲訓科。善方脉。能與病者踰年。決死生。歷千百人。亡一謬者。有醫問三卷。雜治畧五卷。診法一卷。

診音軫候脉也

武功縣志卷之二